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二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三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謹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爲嫌有隱使嘯者以聲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是爲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嗾矣鄭不讀爲嗾而讀爲叱其聲既遠義又非也於是幷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卽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由言鄭箋曰由於也卽本釋詁文此經兩由字亦當訓於蓋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

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猶兄弟也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爲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蓋有友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友也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

卽不有乃戒之之辭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辭也使今人爲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盡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爲有於是經意益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冢婦此於冢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儷可以悟其旨矣

鶉羹鶉羹鴽

注曰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釋文出鶉鶉羹云本又作鶉羹

鶉羹

樾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鶉鶉羹蓋經文止一羹字鶉鶉二字在羹字之上鴽一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鴽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鶉下鶉下竝有羹字惟鴽下無有則鄭當云鴽不言羹

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鴈在羹下矣正義曰鶉羹鷃羹者謂用鶉用鷃爲羹鶉下羹字亦是衍文葢孔氏所據本作鶉鷃羹恐人疑二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鶉鷃羹者用鶉用鷃爲羹也若作鶉羹鷃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或本作鶉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魚鱐烝雞燒雉正義曰魚鱐烝者魚鱐二魚皆烝孰之雞燒者雞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然則此文并言鶉鷃羹者猶下文并言魚鱐烝也此文單言鴈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簟席

樾謹按此當作簟枕斂簟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簟縣衾簟枕正義曰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覆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簟貯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簟席當言斂枕當言簟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正義曰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必讀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

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接以太牢正謂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諸父名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父而言諸子諸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諸男爲諸子因謂舉其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爲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於義始明殆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曰方別也然則方物者辯別其事也惟能辯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同人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方物與辨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豈不簡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古人無此文法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連上爲義其文曰君羔幦虎犆句大夫齊車句言人君羔幦虎犆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也又曰鹿幦豹犆句朝車句言人君鹿幦豹犆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

鹿幦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
士齊車鹿幦豹犆則自爲句明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同
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孿說文斗部孿抒滿
也手部抒挶也抒之義爲挶孿之義亦爲挶孿用湯者謂履
剃席之上更挶之以湯而去足垢也孿從絲聲與連聲相近
周易小畜九五有孚孿如釋文引馬注曰孿連也方言凡人
嬭乳而雙產秦晉之間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
孿生然則孿之爲連猶孿之爲連孿之爲僆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
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樾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
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
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
止一人不得言諸乃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
夫亦有孤稱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
之用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夫
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愼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齊戒無夕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煇光儀也

檇謹按以煇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尙可通然下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煇如者以其時而言煇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揖私朝天尙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煇如也至登車則已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既明也葢適公所者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諛詞乎

縫齊倍要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檇謹按豐本字逢與縫均假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爲大者卽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假字縫者又逢之假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紩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與元對文定爲黃色殆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前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之命皆曲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狄當承上文王后褕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繭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繭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籩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御女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狄本與上文王后褕衣夫人揄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極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樾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直以大夫言士中武直以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立容德

注曰如有予也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樾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爲植植從直聲古德字作悳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樴故古音即讀如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

外之西故東上

樾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夫北面者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其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卽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可通孔氏遂鈔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煩孔氏之訂正乎卽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鎭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至五字誤奪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乃来之誤字說文来部来辨別

之象獸指爪分別也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釆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作藩其作蕃者假字也此經作釆者蕃省作番又省作釆也是故九釆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爲諮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

之字自有聲義俱遠者何妨資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也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幾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己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己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昆弟尙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竝非鄭義

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尚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間隔凶問不通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已尚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已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王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已生之年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爲衍字庾氏又曲爲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及之也昆弟竝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竝及弟猶禮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檜顙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竝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竝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襚卽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爲禮

樾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可也則安知上句爲兄弟之喪下句爲所知之喪乎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

樾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死以至於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斂之奠本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

易牲耳何必變其文乎葢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既死優假之也鄭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幷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 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正義曰謂聖人卽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

樾謹按且疑宜字之誤宜俗作宜因誤爲且詩假樂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卽其例也所宜先者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

五曰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上文三曰樾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不舉賢已足包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注非也愛當讀爲簽說文竹部簽蔽不見也字亦作薆爾雅釋言薆隱也又或卽以愛爲之詩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葢賢者宜舉能者宜使隱逸之士則宜存察若果是賢者能者亦宜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

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爲職百志卽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皆舉故

百職成也訓爲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通說詳檀弓公
西赤爲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遂進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卽陳而已正義曰此明親者相遂之法
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遂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
節若有親者相遂但直將進卽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樾謹按親疏相遂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以進則
一也乃經云不以遂進是直不以進矣而於傳辭不傳辭仍
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蓋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
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
曰以卽陳而已此解以遂進三字也蓋此文承上文爲義臣

致遂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遂至親者兄弟則不
然直以遂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遂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注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
長臨之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少
樾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少然則直自如此
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少乎以此說經宜後儒之不
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
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
長義性與生古通用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同矣注曰性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直者鄭謂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未得其解耳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植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直爲長大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竝通也

不擢馬

注曰擢去也謂徹馬嫌勝故專之正義曰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孔所謂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二義縣絕矣詳鄭君之意蓋謂投壺禮畢當請命於尊者然後撤馬不得自已擅撤嫌若已勝故得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亦非經意今按不擢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卒投司射執算請數命酌曰請行觴正爵既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此賓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洗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己當受慶故無慶多馬之禮則亦無庸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辟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擢本千尋劉淵林注曰擢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固不當以齒言因馬而幷稱之則亦得言齒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匹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簨簴

注曰簨著也簴如笛三孔

樾謹按鼉簨之簨與羽籥之籥二者不倫何得竝舉疑注義非也簨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簨曰本又作策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簨者矣籥者說文竹部曰書僮竹筤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爲書籥然則簨與籥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簨籥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簨籥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爲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爲簨爲籥固不嫌於竝列矣

凡膳告於君子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膳於君子而衍當作凡膳告

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膳告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矣故知此爲膳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檮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其解矣

不學禫服不能安禮

注曰禫服冕服皮弁之屬禫或作雅

檮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禫服故有作雅之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在今人視爲絕學誠賚講求在古人則所習見習聞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訓禫服者禫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禫事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正義曰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

檮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 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蓋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固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卽容之假字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搯動搯

也韓子揚搉篇曰動之溶之容與搭溶竝通感於物而動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卽承此文而言

鄭解兩著字曰著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別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別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處形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太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幷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樾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

矣感當爲俄說文戈部俄絕也讀若咸古書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咸皆俄之假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窕則不咸釋文曰咸本又作感是也此文假感爲俄亦猶他書假咸爲俄俄條暢之氣者絕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文義一律說者不達假借之旨遇咸字則訓爲皆遇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蝃蝀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尙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白不乏人何必箕子之是使脫故主之囚而効新君之奔走稍有人心者所不爲而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就箕子言蓋釋其囚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禮以容儀爲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氏之容與制氏之聲竝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言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

故曰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自鄭失其解而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於是異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楊倞注曰息繁育也漢書五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爲貴論則易至于蕃滋故以不息爲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意義不一律足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也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安之歌安歌商者知其有勇有義

勇安歌齊者知其有義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合也言樾謹按保字無訓知者訓安者訓合也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不足以合之也保之訓安本屬恆訓而施之于此義尚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因曲爲之說失之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爲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義不合

矣端當讀爲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耑聲轉從專聲兩音

相近說文言部諯從言耑聲讀若專卽其例也又辰部有䠶

踹二篆竝訓小辰疑亦一字或從專聲或從耑聲許君誤分

之耳禮記篇載以輇車注曰輇或爲槫然則轉之通作端亦

猶是矣

使某實 禮記

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爲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左傳曰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年傳致果爲毅

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

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卽使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

讀實爲至其義不顯不如改讀爲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

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樾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爲邑宰而非朝廷

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時得歸其終喪

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安有明文何以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

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

士練而歸此以久暫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

出次於公館四字者葢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葢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卽引此經爲說而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安鄭固知之矣徒以經文衍一士字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正義曰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

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樾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竝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己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既於下文別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
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不相值
矣葢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
階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
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君在東序也葢主位在是故主
國之君於此待之也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墉南面立君
卽位于阼夫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既升自阼階又卽位
于阼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葢亦謂東序而正義
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所謂阼者

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葢冠時主人位
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
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且與注文大相刺謬乎說
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
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正義曰言民皆勤稼
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
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
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
由人君之恩澤

樾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宜相對所謂恩澤者卽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爲對文乎今按蜡當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爲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亦以昔對澤言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澤言以百日之乾昔而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人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可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哀也字亦通作仁成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巳悁矣何休注曰悁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巳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於寢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阮氏校勘記曰上之妻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

樾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士之妻乎且經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皆死于寢別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文曰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于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宜辨別之士卑故從同也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石經從之實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造爲窖說文穴部窖地藏也窖之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必入於內鑿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聲轉而

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髺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檢謹按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綠字當從段氏玉裁說讀爲祕說文衣部祕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用朱綠大夫裏棺用元綠士不綠段氏說文解字注謂三綠字皆祕字之誤今按此綠字與上文三綠字文義相應君大夫皆有綠故得實於綠中士不綠卽無綠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綠字亦當讀爲祕矣綠中者祕中也據說文祕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綠字鄭云或爲蔓疑古本禮記四綠字皆作蔓祕之與蔓猶雕之與鏤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譌爲綠惟此經尙有作蔓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義益晦矣段君因治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及此綠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檢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

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節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注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卮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其匶主匶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樾謹按虞筐與裏椁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筐事不類矣筐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解上文黼翣黻翣畫翣曰漢禮翣以木爲筐正義曰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然則裏椁虞筐亦謂椁四面之筐矣虞之言安也據上文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瓶是君大夫棺椁之間相距甚寬故君裏椁虞筐言既爲之裏而其四面匡當又必有以承藉之使棺在椁中得安也學者不知筐匡之同字故莫得其解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三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二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四

瘞埋於泰折祭法

注曰折昭晳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折爲晳然瘞埋祭地無取昭晳之義鄭義非也泰壇祭天泰折祭地文本相對折疑坎字之誤下文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曰寒於坎暑於壇又曰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是壇必與坎相對祭天於泰壇則祭地宜於泰坎矣坎與折字形相似因而致誤鄭所見已然則其誤久矣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校

埋少牢於泰昭

注曰昭明也亦謂壇也

樾謹按埋牲不當於壇鄭說非也昭當讀爲堕說文㠯部堕耕以耒浚出下壚土也埋牲者亦必以耒出土故亦謂之堕其曰泰堕者尊之也堕從召聲昭亦從召聲故得通用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

注曰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樾謹按上文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曰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言五代不當言七代乃變五言七義不可通七疑五字之誤古文五字作乂與七相似往往致誤郊特牲篇次路五就注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考工記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詩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是皆五七兩字傳寫涸淆之證五代之爲七代亦猶是矣鄭必曲爲之說非是

其薦之也敬以欲 祭義

注曰欲婉順貌正義曰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

樾謹按欲猶好也欲惡謂之好惡嗜欲謂之嗜好皆其證也

今讀美好之好上聲喜好之好去聲古人初無此分別欲字之義通於喜好之好卽通於美好之好故鄭以婉順釋之如正義所解則恭敬是一義婉順是一義如欲得物然總承二義而言其於經意注意胥失之也

致和用也

注曰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正義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

樾謹按和疑利字之誤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傳稱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竝可證利用二字之義利與和字形相似荀子正名篇利而不流楊倞注曰利或爲和又臣道篇故君子安禮和樂今本作安禮樂利與上文不合葢亦字之誤也說詳諸子平議此經利用誤爲和用鄭君不能是正而孔氏又曲爲之說分和用爲二義益非經旨下文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物亦利之誤字古文利作𥝱與物相似因誤爲物耳鄭云變和言物互之也夫和之與物其義絕遠安得互見乎

見以簫光

注曰見及見聞皆當爲覭字之誤也

樾謹按見以簫光卽聞以簫光也見聞聲近因而致誤耳下文見聞以俠氓當亦作見以俠氓經師相傳以此經兩見字皆當讀爲聞故於下見字旁注聞字以明見之爲聞而傳寫誤入正文遂成見聞矣鄭又合見聞爲覭夫聞字自有聞穠

之義何必作覷乎覷字不見於說文鄭讀恐未足據

築宮伻有三尺

樾謹按此本作築官伻有三尺官與館古同字說詳尚書堯典篇鞭作官刑築官者築館也毛傳瞻卬篇引此文亦作宮益由學者不知官字之義而誤改也正義引尚書夏傳云築官有三尺其字不誤但脫伻字耳鄭彼注反曰官當爲宮信考古之難矣

風戾以食之

注曰風戾之使露氣燥正義曰戾乾也

樾謹按鄭意謂戾之使燥非以燥字釋戾字也戾之言反也太元元錯篇曰戾相反元衝篇曰戾內反是戾有反義淮南

覽冥篇舉事戾蒼天高注曰戾反也此經戾字亦當訓反言就風前反覆之使露氣乾燥也戾字絕無乾燥之義乃釋文曰戾燥也正義曰戾乾也誤會注意妄爲之說唐以後訓詁此類多矣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注曰問者之辭正義曰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樾謹按與字通作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邪也弗殊故與字亦通作也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言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此記人之辭以結上文非發問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爲問者之辭正義幷以爲夫人所問其失經意更甚矣

上文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與字亦卽也字世婦獻繭本所以爲君服初無可疑何待致問乎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與字與也字同然所引止論語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二語不知此經兩與字皆卽也字可補釋詞之闕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

注曰然猶而也

樾謹按此當於然字斷句然猶焉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正作國人皆稱願焉可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此然字亦與彼同鄭訓爲而失之

如語焉而未之然

注曰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樾謹按廣雅釋詁然膺也鄭意以未之然爲未之膺故其解如此但此經自如懼不及愛然至如將復入然凡四句一律句末皆用然字安得以未之然連讀乎鄭注誤矣說文之部之出也凡之字語詞居多此之字乃其本義未之者未出也如語焉而未之者如語焉而未出也奠酒之時如父母之在其前故孝子常若有所告語而未出諸其口者鄭不解之字之義因失其解耳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注曰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樾謹按如不見出者謂賓出而孝子如不見之蓋孝子思念

之深不知祭事之已畢也此出字卽宿者皆出之出注義甚明正義謂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則不知何語矣

不求其爲祭統

注曰爲謂福祐爲己之報

樾謹按詩鳧鷖篇福祿來爲篹曰爲猶助也然則不求其爲者不求其祐助也此爲字當從彼篹義若依此注則經文爲不備矣

執醴授之執鐙

注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

之人

樾謹按薦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爲執醴矣且禮有五齊卽以用二齊之法而言朝踐酌醴齊饋食酌盎齊安得專以執醴爲名乎醴當讀爲禮內則篇宰醴負之注曰醴當爲禮聲之誤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諸篇鄭注竝有此文是醴禮二字禮經通用執醴卽執禮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二字之證夫人薦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禮授之執鐙也

仁足以與之

注曰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

也

樾謹按與猶爲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足以爲之注云與其先祖之銘言爲其先祖之銘又云君不使與之言君不使爲之此經及注三與字皆當讀作爲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矣古與爲二字通用孟子公孫丑篇得之爲有財此爲字當讀作與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此與字當讀作爲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經解

樾謹按大戴記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故聖與知古得通稱仁聖禮義即仁知禮義也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又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凡以聖與仁義禮並言者聖即知也鄭於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殆猶未達古義矣

昏姻之禮

注曰壻曰昏妻曰姻

樾謹按爾雅釋親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白虎通嫁娶篇曰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廣雅釋親曰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博考古書無以昏屬壻姻屬婦者鄭君注昏禮亦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是也此注獨言壻曰昏妻曰姻孤文無證恐不足據正義謂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斯亦曲說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注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樾謹按詩四牡篇王事靡盬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楛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字又作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爲盬會之盬是也夫婦之道苦謂夫婦之道不堅固也鄭注但釋其大意而不及苦字之義學者遂以爲卽甘苦之苦非古訓矣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 哀公問

注曰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正義曰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

樾謹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卽安其居卽醜其衣服故曰卽就也又曰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一就字總釋兩卽字安其居處釋安其居正其衣服釋醜其衣服醜字鄭訓爲類而因其義未顯故又轉訓爲正周官小宗伯職類社稷宗廟鄭注曰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其義也至教之節儉四字自釋卑其宮室以下四句之義與此無涉自經文卽字涉注文而誤

作節正義遂謂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臆爲之說曰節正也而經文之誤不可復正矣然鄭解此經亦有違失按兩卽字皆當讀爲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證也卽與則古同聲而通用王制篇必卽天倫注曰卽或爲則是也卽安其居者則安其居也卽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者則醜其衣服卑其宮室也兩卽字皆承上之詞射義篇則燕則譽釐用兩則字與此正同但句有長短耳醜其衣服謂惡其衣服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杜注曰醜亦惡也鄭不解卽字之義故幷醜字之義而失之

物恥足以振之

注曰振猶救也

樾謹按儀禮士喪禮掩用巾古文掩作振是振與掩通物恥足以振之者振乃掩之假字爾雅釋詁掩拭刷清也然則掩與拭刷同義言足以拭刷之也鄭訓爲救未得其旨

大王之道也

樾謹按上文言三代明王之政此乃獨舉一周之大王於義可疑卽謂就周而言豈文王不行此道乎大疑當讀如本字大王之道也言此是王之道也王言大王猶邑言大邑邦言大邦尊稱之耳周易臨六五曰大君之宜文法正與此同上文言三代明王祭義篇又言天下之盛王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盛之言大也國語越語盛而不驕韋注曰盛元氣廣大時也然則或言明王或言

盛王或言大王其實一也詩文王有聲篇皇王維辟傳曰皇大也是皇王卽大王也春秋經書天王廣雅釋詁曰天大也是天王亦卽大王也鄭不知古有大王之稱而以周之大王當之釋文遂音大爲泰恐非經旨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文與此同而永樂大典本作先王之道也或疑大典本誤非也小戴記作大王大戴記作先王文各不同正以孔子所言本無專指之人故學者傳述不妨異詞曰大王之道可也曰先王之道可也自鄭注誤解以爲周之大王於是幷改大戴記之先王爲大王矣大典本幸存其舊若以爲誤則此文載於小戴記學者童而習之鄭注陸音犁然俱在安得誤大爲先乎以是言之大典本先字正大戴記之本文而小戴記之大王泛指先王明矣墨子非命下篇曰考先聖大王之事是其義也又孔子閒居篇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此大字亦當讀如本字大王之德猶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兩引詩皆所以明三代之王之德乃一則曰三代之德也一則曰大王之德也言三代卽不言三代正古人文法錯綜之妙後世不達古人文法無以得其義矣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仲尼燕居

注曰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

樾謹按論語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

五祀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空歌雍不歌振羽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鄭作注時必猶未誤故周官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又小師職徹歌注云於有司徹而歌雍盍鄭見諸書皆言歌雍以徹故雖經文不言所歌何詩而可以決其爲雍也若此經別言徹以振羽則鄭何得決其必爲雍乎且此經所論是大饗之事而小師職於徹歌之下即繼之曰大饗亦如之使此經論大饗有徹以振羽之文鄭必不容無說矣乃鄭不置一語及賈公彥作疏始爲之說曰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是其事也夫賈氏有此分別之論何以鄭無一語可知賈所見禮記作徹以振羽鄭所見禮記作徹以雍也鄭注云采齊雍振皆樂章也先雍而後振羽蓋亦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矣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注曰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正義曰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

樾謹按凡經單言阼不言阼階者皆謂東序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是其地也室中以奧爲尊尊者居之堂上以阼爲主主人位焉故無奧阼則亂於堂室

雖目巧之室而必有之也鄭注賓主之處四字義本未安何也阼但是主之處而非賓之處至奧在室中則更與賓無涉正義曲成鄭意謂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失之迂矣經言奧而不言奧外且賓位在戶牖之間亦不正當奧外也

者欲將至 孔子間居

注曰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樾謹按中庸篇云禍福將至此云者欲將至者欲即福也以人而言則者之欲之謂之者欲以事物而言則凡可者可欲者亦謂之者欲猶好之謂之好經典中喜好字是也可好者亦謂之好經典中美好字是也樂之謂之樂經典中哀樂字是也可樂者亦謂之樂經典中禮樂字是也後人不通古訓妄分音讀今按上文云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此五句一氣貫注哀即上文哀字無異讀也然則樂亦上文樂字有何異讀乎明乎此則知此篇之者欲即中庸篇之福矣凡美惡不嫌同辭月令篇之節者欲禁者欲以者欲之不善者言也祭統篇之興舊者欲及此篇之者欲將至以者欲之善者言也猶好德好色同謂之好也王肅作家語乃改爲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坊記

樾謹按得當讀爲王德狄人之德古字通也德同姓以弒其君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奉之以弒昭公是也鄭不釋得字蓋誤以本字讀之

惟朕文考無罪

注曰文考文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稱祖稱考無冠以謚者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

樾謹按王說非也古人稱祖稱考未嘗不冠以謚周書成開篇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是成王稱文王爲文祖武王爲武考也本典篇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云云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云云是成王稱武王爲武考周公稱文王爲文考也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是穆王稱昭王爲昭考也安得謂稱祖稱考無冠以謚者乎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樾謹按此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非誤也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蒼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尚書堯典正義曰鄭元讀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卽其例矣周易无妄虞注亦云二歲曰畬可知鄭說之有據又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而毛公陟岵篇傳卷耳篇傳其義皆正與爾雅反凡此之類當由所見本不同非盡傳寫之誤

橫從其畝

注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釋文曰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

治其田

樾謹按毛詩作衡從其畝故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說亦與毛同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疑下字亦同韓詩作由由卽從也曲禮篇由客之左注曰由從也是也鄭君注禮時未見毛詩故不悟由之卽爲從而疑東西耕可謂之橫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於是不用韓詩說而自爲之說曰橫由橫行治其田也蓋由字本有行義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若使經文本作橫從則鄭豈不知其爲一從一橫之意而必別爲之說乎自毛詩出而學者遂改禮記以就毛詩於是鄭君之意晦矣其一本作遊行治其田者遊與由通

左傳養由基後漢班彪傳作養遊基是其證也疑此經由字有作遊者鄭注曰橫遊橫行治其田也傳寫奪下一橫字遂作遊行治其田矣卽此可爲經文作橫由其畝之證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

注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樾謹按鄭以容貌爲說其義甚淺蓋因句中有而字當有兩義故不得已爲此解耳今按兩而字皆當讀作能古書能字作耐又或省作而周易屯彖傳宜建侯而不寧鄭讀而曰能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周秦間書以而爲能

者不可勝數故呂氏春秋士容論篇柔而堅虛而實淮南子原道篇行柔而剛用弱而强高誘注竝曰而能也君子而時中者君子能時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小人能無忌憚也下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應小人不能時中而能無忌憚無忌憚者鄭注所謂不畏難也惟不畏難故能爲人所不能爲以求合乎中庸而不知正與中庸之道相反是謂小人之中庸矣小人之中庸卽其反中庸也鄭不知兩而字當讀爲能故此經之義不顯而王肅本於小人之中庸句又妄增反字大非經旨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

注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樾謹按此承人存政舉而言下文卽繼之曰故爲政在人若從鄭注則於下意不貫矣孔子以蒲盧喻政蓋以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猶蒲盧不能自生而必待桑蟲之子也鄭解未得經旨近解皆從沈括夢溪筆談蒲葦之說則更非矣家語作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此王肅所增益固不足據然待化而成頗合待人而舉之意轉視鄭義爲長矣

言前定則不跲

注曰跲蹶也正義曰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蹶蹶也

樾謹按言出於口無躓蹶之慮張參五經文字曰佮其劫反禮作跲然則跲當讀爲佮老子將欲翕之釋文引顧注曰翕閉塞也翕卽佮字佮本從合聲故或從翕聲耳言前定則不佮謂言得流行不有閉塞也非躓蹶之謂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注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樾謹按古之道卽先王之法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乃以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義殊可疑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卽此而言足知鄭義之非矣反猶變也詩猗嗟篇四矢反兮韓詩作四矢變兮是反與變義通故列子仲尼篇問能仁而不能反張湛注曰反變也反古之道卽變古之道蓋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勢必生今之世而變改先王之道豈乎哉及其身矣

小德川流

注曰小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正義曰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

樾謹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相對爲文若解作如川水之流則與敦化不對矣川當讀爲順順從川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川爲順周易坤卦釋文曰坤本又作巛巛乃隸書川字以川爲坤者讀川爲順也乾象傳曰天行健健卽是乾乾卽是坤矣說詳周易小德順流言小德順承而流行也自假

借之義不明而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注曰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

樾謹按作衣錦褧裳者是也古本禮記蓋作衣錦絅尚絅乃褧之異文尚乃裳之假字古文以聲爲主裳從尚聲故卽以尚爲裳也詩鄭風丰篇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尚猶鷄鳴篇東方明矣說文日部引作東方昌矣緜篇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口部咽下引作犬夷咽矣竝合兩句爲一句也經師相傳以此絅尚卽詩之

褧裳遂有改其字以從毛詩者正義所謂俗本是也雖非戴記之舊然其文固未誤自假借之義不明學者見古本作衣錦絅尚而不知尚爲裳之假字則疑其義之不可通遂移尚字於絅字之上而作衣錦尚絅於是唐人作定本從之相沿至今莫能是正矣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表記

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

樾謹按下文至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是道之所包者廣義字不足以盡之正義於下文曲爲之說曰道有至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隨大小異言今按此經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自

是統論大體豈反舉其小者而言乎義疑我字之誤左右人
我相對成文道者我也卽上文所謂君子議道自已也我與
義字形相似又涉下文諸義字而誤孟子公孫丑篇非義襲
而取之也王氏引之謂義字乃我字之誤說詳經義述聞通
說正與此同

又按下文云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
者可知已矣此義字亦我字之誤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
民故不以我度人而以人望人所謂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
約也鄭注曰以先王成法儗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
方耳其說殊爲未安由不知義字爲我字之誤耳下文曰是
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又曰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已此卽不以我度人之意

恥費輕實

注曰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

檄謹按不爲辭費而但曰恥費安知所費之爲辭乎注義非
也費當讀爲拂中庸篇君子之道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
拂鄭彼注曰費猶佹也正義以違費解之此費字與中庸篇
同恥費者恥其違費也葢承尊仁畏義而言惟恐有所違費
乎仁義以爲深恥而財貨在所不重是謂恥費輕實

事君遠而諫則謗也

正義曰若與君疏遠强欲諫諍則是謗佞之人望欲自達也
檄謹按諫之與謗相去絕遠且謗之術亦多矣豈必藉諫以

行其謂乎卽謂事所或有然聖人立言不當設或有之事以爲說使後之爲君者得借此以拒遠臣之諫也謂當讀爲陷遠而諫則陷也卽古所謂陷諫也白虎通諫諍篇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事君遠而諫正所謂爲君不避喪身者故謂之陷言其將陷於罪也孔子論諫曰吾從於諷是陷諫本非聖人所貴未信而諫以爲訕己古人所戒也此經以遠而諫則陷近而不諫則尸利相對爲文皆非事君之正道然以遠而諫爲謂則又太過矣謂或作諂與陷竝從白聲故得通用乃鄭君無注則已不知謂爲陷之假字正義曲爲之說固無怪矣

臣儀行緇衣

注曰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正義曰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

樾謹按鄭破儀爲義非也當仍讀如本字儀之言儀度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臣儀行謂當儀度而行下文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皆是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正義曰大夫卿士覆說言莊士卽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樾謹按禮記原文當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兩句一律鄭注今爲大夫卿士當作或爲大夫卿士蓋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有作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如此周書祭公篇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無莊士二字鄭所見別本蓋亦如此矣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正義乃從而曲爲之說其義殊不可通當訂正

心莊則體舒

注曰莊齊莊也

樾謹按下句心肅則容敬肅與敬義相近莊與舒則義不相近矣鄭注非也莊當讀爲壯檀弓篇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是莊壯古通用詩君子偕老篇鄭箋顏色之莊與釋文曰莊本又作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亦本作壯並其證也說文士部壯大也心壯則體舒言心廣大則體安舒也大學篇心廣體胖義與此近

大功貌若止 閒傳

注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

樾謹按不動於喜樂之事則是實言其情何若之有上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菜皆見其貌與服相稱此言若止義亦宴然止當讀爲芧說文草部芧麻也一曰芧即枲也是枲與芧同類齊衰與大功並牡麻經於齊衰曰若枲於大功曰若芧義蓋相近作止者音近而通用也廣雅釋室芧隄也芧之

訓隄疑卽讀爲止止爲下基故爲隄耳茅可通作止止亦可通作茅以本字讀之非是鄭注曰枲或爲似似者枲之假字則止亦茅之假字可知矣

芣苢不納

注曰芣今之蒲苹也

樾謹按經文當作平翦不納注文當作平今之蒲平也皆傳寫之誤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然則漢時自有蒲平之名故鄭據以爲說平乃席名說文草部蓱蒲子可以爲平席是也初非苹蔣之苹安得從草因蒲字從草而平字亦誤從草猶月令篇地氣且泄因泄字從水而且字亦誤從水樂記篇及優朱儒因儒字從人而朱字亦誤從人古書如此者多矣平誤作苹而上苹字又誤作芣於是幷改經文爲芣翦不納釋文遂音戶嫁反知此字之誤由來已久夫蒲與苹本非同類之物安得並言之曰蒲苹而芣者地黃也非蒲亦非苹也安得以芣爲今之蒲苹卽此可決其誤矣釋名蒲平一條俗本誤作蒲草畢氏沅據太平御覽所引訂正今從之

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三年問

樾謹按此當以十一字爲句荀子禮論篇文與此同楊倞注曰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是古人以羣別連讀然楊氏解羣別之義尙未盡得羣與別爲對文羣之與別猶親之與疏貴之與賤也親疏貴賤至今猶爲恆言而羣別之語後世罕聞之

正義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失其旨幷失其讀矣

然而從之

樾謹按從字注及正義皆無解釋文無音則當讀如本字從與由同義上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此云然而從之從卽由也漢書張騫傳注曰從由也是其證也下文曰然而遂之遂卽從也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國語賈注曰遂從也是其證也荀子禮論篇作然而縱之葢後人不得其旨而加糸旁耳王氏經義述聞謂當從荀作縱非是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深衣

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正義曰袂長二尺二寸幷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樾謹按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爲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詘之及肘乎肘當從或本作腕於義方安否則必不能及且使袂果及肘亦嫌太長不便于事也

遂以奇算告 投壺

注曰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正義曰奇餘也

謂左右數鉤等之餘算有純有奇下文曰某賢於某若
檡謹按左右數鉤等之餘算不得概謂之奇也且投壺與射禮
干純奇則曰奇然則餘算不純奇則曰奇然則餘算不
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
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獲執之由阼階下
北面告于公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若然則所執以告
者止是勝黨之算非兼執左右之餘算以告也此云遂以奇
算告義不可通當作遂以其算告大戴記投壺篇曰有勝則
司射以其算告是其證也據釋文云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
者司射五字誤今按有此五字者是也禮記原文正作有勝
者司射遂以其算告與大戴記同其算謂勝者之算即儀禮

所謂賢獲也其算誤爲奇算蓋以兩聲相近又涉上下文皆
有奇字而誤學者謂遂以奇算告即承一算爲奇而言乃刪
去有勝者司射五字其幸而存者反以爲誤而此經之義不
可通矣注中奇算亦當作其算乃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若
如今本則上下文奇字皆謂一算爲奇獨此奇字謂左右數
鉤等之餘算鄭安得無說乎

不習其謀儒行

注曰不習其謀曰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正義曰逢事則
謀不豫習也

檡謹按注意甚晦正義所解疑亦非經旨習之言重也周易
坎象傳曰習坎重險也是也不習其謀猶不重其謀言謀定

則行不重習也故爲特立之儒

其飲食不潙

注曰恣滋味爲潙潙之言欲也正義曰潙之言欲也卽濃厚也

樾謹按方言耄厚也潙與耄通不潙卽不厚鄭訓爲欲其說轉迂

靜而正之

正義曰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

樾謹按之字疑衍文也經文本作靜而正正義述經本作靜而正者故曰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若作靜而正之則之字必有所指正之者正何事乎不得但以守正爲解矣盖陳

言而伏靜而正兩句一律下文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鄭注曰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所謂善言者卽陳言而伏之言所謂正行者卽靜而正之正注意甚明後人誤謂靜而正句與麤而翹之相對遂于正下增之字使成偶句耳

博學以知服

注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正義曰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淩夸前賢也

樾謹按服非畏服之謂服當讀爲艮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經典無艮字皆以服爲之鄭后制字子服

此卽假服爲民之證民從日故有制義尙書盤庚篇先王有服言先王舊有制度也襄三十年左傳上下有服言上下皆有節制也其說各見本經博學而知服者謂博學而知節制也不然則泛濫而無歸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檥謹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旣不與上文一律且義亦未足寫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傳豈錯誤儒有不隕穫至不閔有司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不煩恩其君王不負累其長上不憂閔其有司故謂之尊讓矣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儒者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傳寫錯誤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異義橫生大非經旨矣今訂正如左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其尊讓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故曰儒

舉而不能先 大學

注曰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曰不能使之先己於文方足不當但曰不能先也先蓋近字之誤見善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成文近字古文作𠂤篆書作𠂤先字篆書作𠂤兩形相似因而致誤耳

必自小人矣

正義曰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樾謹按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緜篇自土沮漆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鄭箋並曰自用也大傳篇自仁率親鄭注亦曰自用也大學篇自反而縮鄭注曰自猶用也自用小人與自反而縮文義正同

彼爲善之

注曰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樾謹按鄭注以彼屬君言其義殆不可通或疑其有闕文矣彼當以小人言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爲善之也善與能同義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彼爲善之猶云彼爲能之耳

母拜之 冠義

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

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檛謹按經明言母拜之之字卽指冠者與下文兄弟拜之一律安得謂拜酒脯乎疏義非也古人行禮雖尊者亦拜儀禮燕禮篇公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是君拜臣也特牲饋食禮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按上養卽主人之嗣子是父拜子也然則母之拜子本無可疑必執唐禮以繩之宜其不通矣

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昏義

檛謹按禮之大體而五字衍文也此經本云敬愼重正而後親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正義釋此經曰敬愼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愼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此釋敬愼重正而後親之一句也其下竝不及大體之義是其所據本無此五字明矣下經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然則禮之大體所包者廣若敬愼重正而後親之卽爲禮之大體則與正義所說不合矣故知此五字當爲衍文不獨於義不當有且以文法論所以上亦不當有而字也

教成祭之

注曰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曰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

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

樾謹按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傳寫誤倒之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教成二字尚未得其義今按上文鄭注曰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然則教成二字當連讀教成者教而成之也蓋先嫁三月或於公宮或於宗室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教謂之教成是日也卽祭其所出之祖謂之教成之祭夫自十年受姆教以來此四德者亦既備聞之矣然不敢自以爲有成也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乃禮之名目於先嫁三月舉行此禮一日而畢矣禮畢卽歸其家矣若從正義說以爲三月教之豈必待成昏之前一日而始歸乎且成與不成以何者爲效驗乎自教成之義不明而教成之祭遂誤作教成祭之經文之誤由於經義之晦也

又按鄭注曰教成之者女師也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無成字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今按此皆後人以意刪改也上句云必就尊者教成之此句云教成之者女師也兩句相承不容有異

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鄉飲酒義

正義曰而後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樾謹按上入字衍文也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

孝弟令行入字者卽涉下句而誤耳如正義所說則兩入字文同而義異鄭何得無說乎

愁之以時察

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察或爲殺

樾謹按殺本字也察假字也殺之通作察猶槃之通作蔡說文米部糲籀文下徐鍇引左傳殺管叔而槃蔡叔今定四年傳作蔡蔡叔是其例也鄭訓嚴殺正得其義乃不知察之卽爲殺而必以察察釋之於義轉迂矣

與爲人後者射義

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樾謹按與之訓奇未聞其義且奇爲人後義亦未明鄭君徒以爲人後者禮所不禁乃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竝論故不得已從與字生義曲爲之說恐不然也後疑役字之誤孟子公孫丑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是古有爲人役之說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經爲人役者卽其人矣其人本賤出鄉卽爲士所不齒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役與後字形相似又經中多言爲人後罕言爲人役因而致誤耳

有庶子官燕義

注曰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正義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

樾謹按庶與諸乃疊韻字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煮從者聲諸亦從者聲庶可讀如煮故亦可讀如諸周官作諸子儀禮禮記作庶子乃各經用字之不同鄭明言庶子猶諸子而正義必強爲區別轉失之矣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

注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倦息也

樾謹按檀弓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彼注曰怠惰也解倦也然則此經不怠不解義亦當如彼注乃訓爲不解衣則前後異義矣疑鄭注原文本曰不解不倦息也不解衣而居五字爲後人竄入蓋本盧辯注大戴記本命篇所謂不脫絰帶者非鄭義也釋文曰解佳買反又出解衣曰古買反即此兩字之異讀可知其義之不同不當混而一之爲鄭學者所宜訂正矣

皇清經解續篇卷千三百八十三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篇卷千三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公羊傳

曷爲爲褒之爲其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柰何漸進也　隱元年

何氏解詁曰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樾謹按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

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幷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矣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

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弗與而已矣

解詁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又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其母而親殺之疏曰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辭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

樾謹按疏義未得注意也傳所謂勿與者即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

始減昉於此乎二年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曰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樾謹按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

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曰放猶至也至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求滅國之事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竝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

詁矣

百金之魚公張之 五年

解詁曰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樾謹按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篇孔脩且張毛傳曰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必棄小國杜注曰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棄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然則此文言公張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

二年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 桓二年

解詁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

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
樾謹按何氏之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
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卽有
爾不當云非有卽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卽尼也釋文曰尼本
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又通作貎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
文黍部引作不義不貎貎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言器與
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
有常所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
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七年
解詁曰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
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

樾謹按何氏此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
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
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之君謂之后亦謂
之後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
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矦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
君而仍宠以矦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
語晉語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韋
注曰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
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
近乎圜也十年
解詁曰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圜無異疏曰近讀如附

近之近國讀如圉

樾謹按疏所據本葢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郤公本作圉此其言圉何彊也然則近乎圉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鄙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鄙何近也惡乎近乎國也其辭不幾複乎葢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圉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 莊元年

解詁曰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樾謹按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亦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葢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

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三年

檮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伐者唐后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

曷爲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九年

解詁曰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怒爲備

檮謹按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

之矣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十二年

解詁曰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

爾惡乎至猶何所至

樾謹按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引此文竝作爾虜焉知

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故字古本作知何邵公所據本誤也

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

四字爲句言爾魯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

猶甚也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曰至甚也惡乎

至卽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故折之

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

何危爾我貳也二十三年

解詁曰莊公有淫佚污貳之行疏曰謂莊公之行旣不清潔

又不專一

樾謹按傳文止言貳不言污而何解以爲污貳蓋以污釋貳

也若如疏義分污貳爲二則污字增出矣今按貳當讀爲膩

玉篇肉部膩垢膩也垢膩則有污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

釋言貳污也王氏念孫疏證曰貳當作膩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二十四年

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

樾謹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

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摟說

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摟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牽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人相牽曳謂之僂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辵部遬連遬也言部謱謰謱也行步相連謂之遬言語相連謂之謱謰謱也義並通矣

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二十八年

檮謹按爲字衍文也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徒葬乎叔爾三十年

疏曰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

檮謹按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于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蓋以操之爲已蹙矣三十年

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檮謹按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竝假字其正字當作剿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然則剿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剿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竝非其義

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

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我也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注曰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曰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鄙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僖十三年

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

樾謹按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拹幹而殺之之拹字亦作搚廣雅釋詁搚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辭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曰折分也徐莒搚之者謂徐莒搚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搚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

此邑也其言嘲何襲邑也 十四年

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
櫹謹按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
曰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然則何解非也今按襲者重襲
也廣雅釋詁曰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曰襲
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
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異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
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
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 十五年
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櫹謹按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

也孚當讀爲保據說文孚古文作采從爪從禾禾卽保古文
而保又從采省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
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
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
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假孚爲之而說
者望文生訓遂失其解矣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二十三年
解詁曰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
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襍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
重故創無異
櫹謹按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

固古字通也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解詁曰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也二十五年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

樾謹按二十年鄀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鄀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鄀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鄀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

子揖師而行三十二年

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

樾謹按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尚書堯典篇輯五瑞史記五帝紀漢書郊祀志並

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傳大眾方輯師古注曰輯與集字同字又作楫兒寬傳統楫羣元注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葢古文聲近者義卽相通輯楫竝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

以人心爲皆有之 文二年

解詁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

樾謹按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葢古禘于莊公譏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 九年

樾謹按王者字不當疊葢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十二年

樾謹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校勘記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問葢惟河曲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爾雅注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何氏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

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
所惑耳

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十三年

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言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
財令半相連爾

樾謹按宗廟粢盛必無新故穊粺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
燾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
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
者謂滿其器也燾者言也覆也何氏訓燾爲言疏謂燾詁爲
覆若周書燾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燾者謂雖不滿其
器然足覆言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癟也癟字
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
少義此疏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
器幷不能覆言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濂周易文言
傳鄭注曰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
則羣公濂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
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

筍將而來也十五年

解詁曰筍者竹箭一名編與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爲
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

樾謹按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編與中
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棺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

於筍虡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虡鄭注曰樂器所縣橫曰筍從曰虡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扃車前橫木也而橫木以舉鼎亦謂之扃儀禮士冠禮設扃鼎是也皆其例矣釋文曰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箴與前服虔曰箴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箴與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箴與中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虡之筍亦可讀如峻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宣十二年

解詁曰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樾謹按爲禮二字疑衍文也其原文當云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句爲禮也蓋晉人不度德量力以臣敵君故斥言荀林父名氏以敵楚子者正春秋之不與晉而與楚子也其所以不與晉而與楚子則以楚子有禮故也故曰爲禮也猶文三年傳曰爲諼也今上句因下句而誤衍爲禮二字遂作一句連讀之義不可通矣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解詁曰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樾謹按如何解則必增入惡字於文方備殆非也爲當讀爲譌說文言部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詩汚水篇正月篇竝作民之訛言汚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卽此傳所云交易爲言也爲僞譌訛四字古人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是其證矣

大其平乎己也 十五年

解曰己二大夫

樾謹按二大夫而但謂之己於文甚爲不明殆非也蓋平有因人而平者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是也平乎己對平乎人而言不待人之爲平而自爲平斯謂之平乎己矣是

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何氏解詁曰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戹則矜之然則魯固欲平楚宋因楚不可而止是楚子初心必欲得宋明矣乃能聽子反之言引師而去可謂能自克矣故春秋大其平乎己也

莊王曰諾舍而止

解詁曰先以諾受絕子反語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樾謹按下文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若如何解則不必有雖然二字矣何氏知其不可通因曲爲之說曰雖宋已知我糧短欲徼糧待勝也其於文義終有未安今按此卽左傳所謂退三十里宋及楚平也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僖二十八年左傳退三舍避之杜注曰一舍三十里是也莊王曰諾舍

而止諸者受子反之言舍而止者命引君而去之三十里然後止也莊王此時已欲去宋而又曰雖然吾猶取此則又其轉念也傳言此者正見自克之難也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成二年

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

樾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矣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土讀曰杜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惠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柴誓篇杜乃擾周官雍氏注引作敶乃擾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敶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又典瑞職曰封國則以土地注曰土地猶度地也並古文假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卽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云規東夏矣因假土爲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度其地也不土其地亦卽不度其地也

或曰用然後郊 十七年

解詁曰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蓽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

樾謹按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葢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葢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

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襄五年

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樾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外孫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亦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甥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其出者從夫人而言之明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二十六年

解詁曰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

樾謹按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相涵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末造也是其證矣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猶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何氏以爲衛人未有說喜失之矣

刑人則曷爲謂之闇刑人非其人也二十九年

解詁曰以刑人爲闇非其人故變盜言闇

樾謹按弟子問曷爲謂之闇則當曉以書闇之故方合問意乃但言刑人之不合爲闇則所以書闇之故仍不可得而明何解殆失之矣今按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曰曷爲不言

殺其大夫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
當同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
正宜書人乃不書人而書闇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者謂非
吳人也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闇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閽以刀弒之然則此刑人乃是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
君失其實矣而又見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
子之例故如其實而書之曰闇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
傳意本極分明何氏誤據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傳文謂此闇
亦當書盜遂以變盜書闇爲說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矣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昭五年
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又曰獨

嬰稻以嫡得立之
檮謹按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矣何以嫡子
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嫫也嫫謹也
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
以賢其字作適不作適可證也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
適字異義匿適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
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
之非如何氏所謂擇勇猛者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
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竝不著惟文
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
也猶云偶然得之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

文正同因字誤作嫡遂不可解矣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十一年

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王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樾謹按其序其會兩文對舉何氏所解非傳意也葢言諸矣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葢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也此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不屬矣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十九年

樾謹按何氏不解復字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曰復請也復加復損竝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二十一年

解詁曰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曰舊說云郎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樾謹按南里者穀梁傳曰宋之南鄙也是南里爲宋南鄙地名宋有南里猶鄭有東里也南里既爲宋地名則因諸亦當爲齊地名以其同爲放逐刑人之地故公羊子舉以爲比而

博物志乃有周曰囹圄齊曰因諸之說則失之甚矣禮記月令正義引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漢曰獄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諸書所記竝無齊曰因諸之文博物志謂周曰囹圄齊曰因諸蓋誤解公羊傳文而爲此說不足據也如其說亦將云宋曰南里乎孔氏通義曰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陛牢自同幽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而放字各本皆誤作故賴阮氏校勘記據鄂本訂正孔氏所見亦是誤本宜不得其解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鄂之也曷爲鄂之君存焉爾二十九年解詁曰鄂郭疏曰鄂郭者郭之猶曰國之但古今異語也樾謹按郭不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鄂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鄂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郭亦謂之鄂鄂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鄂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

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注曰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曰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卽郛之異文也

顏夫人者嬀盈女也 二十一年

疏曰謂此老嬀是盈姓之女

樾謹按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嬀疏義非也嬀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嬀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齧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齧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

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 定元年

解詁曰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樾謹按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卽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卽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

之說曰季氏立昭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因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

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則此經霣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今衍菽字於義不可通矣

閻盧曰士之甚 四年

解詁曰言其以賢士之甚

樾謹按士當作大穀梁傳正作大之甚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八年

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樾謹按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矣

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解詁曰說解舍然猶如

樾謹按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曰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篇則脫然而喜矣高注曰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十五年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

樾謹按漫卽曼字校勘記曰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曰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篇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汎滿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草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篇毛傳曰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尚未盡得漢書揚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哀二年

解詁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樾謹按何氏所解未得傳意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嗣蹟

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聵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
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
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
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蒯聵乃
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
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

長沙王寶仁善化劉鐸校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
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賵非
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
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
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卽所謂賵人之母則可也禮可
賵人之母不可賵人之妾周人之來歸賵也以其爲惠公之
母而歸之此辭之可者也以其爲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

不可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賵以其爲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賵常事本不必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聘弓鍭矢不出竟場

疏曰聘弓鍭矢者槩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璞云今之鏑箭是也

檄謹按鍭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聘弓與鍭矢不倫矣鍭當讀爲候候與聘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轘轅是也使人於宅國有所覘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聘弓候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視也疑穀梁原文本作侯矢蓋古字侯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卽爾雅之鍭矢因加金旁耳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既曰脩又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

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葢聘弓候矢與束脩之問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脩也其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相聘以矢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焉此人臣之義也候誤作鏃問誤作肉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又曰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樾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攺說文攴部攺迮也從攴白聲周書曰常攺常任今尚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攺古字通攺莒子而與之盟者迮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厠强盟之攺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

三年

集解曰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通殆未可爲達詁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竝以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
荀子王霸篇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
證也穀梁傳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
三年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昭三十年
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竝同桓元年傳繼故不言卽
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繼正對文繼故猶
言繼變謂先君遇弒國之大變也集解曰故謂弒也此爲目
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弒范氏殆
失之矣

始厲樂矣 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
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檮謹按穀梁子謂諸侯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僭樂尸
子謂自天子至諸侯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厲樂厲之
與僭竝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減厲也厲樂與孟子厲陶冶厲
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
壞故爲始病也厲字竝無減義范氏以減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 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
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檮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
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堢說文土部堢

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鄙乎鄭韋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鄧鼎者鄧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鄧大鼎也 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討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尚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字從糸從丩說文丩部丩相糾繚也又曰茻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茻糾二字竝從丩爲意艸相丩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鄧所爲則爲鄧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鄧宋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鄧大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麋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計是也觀彼討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 二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音如謹古經師多口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劼勤也結之與謹猶劼之與勤竝雙聲字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下殺中腸汗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竝以一二三爲次不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弟一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疏曰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樾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爲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樾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爲同乎己也故時人即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尚未盡得其旨

故略之也 八年

樾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

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蓋卽涉上文故弗與使而誤衍耳

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九年

樾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注曰放違也當從之放命卽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正義引鄭注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爲失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內爲失正故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行疑若放棄父命者故又發難曰則是放命也下乃引尸子之言以斷之曰夫已多乎道明雖放命不足爲罪也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集解曰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樾謹按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是道有順義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然則道卽順也多者賢也小爾雅廣詁曰賢多也凡相較而勝謂之賢亦謂之多論語陽貨篇爲之猶賢乎已皇侃義疏曰賢猶勝也禮記檀弓篇多矣乎予出祖者正義曰多猶勝也是多與賢義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言此事之已雖若放棄父命而實勝乎從順也范氏不知道之爲順乃解爲合道多夫合道多而但曰多乎道近於不辭矣

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二年

集解曰明二事皆當日也疏曰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樾謹按決者明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士喪禮注竝曰決猶闓也廣雅釋詁曰闓明也然則決亦爲明矣范氏正以明字釋決字而楊疏乃謂決宜書日非其旨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十四年

樾謹按盡當讀爲進以農女所爲者事祖禰是以人之所進者事祖禰也豈若己所自親者乎進盡聲近故得通用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之爲盡猶賮之爲進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與盡古亦通用

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十八年

集解曰濮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樾謹按范氏但曰舍而弗數未及數字之義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弗稱數也猶曰弗稱說也穀梁傳每用數字隱十一年傳曰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解曰累數總言之也文十八年傳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范解曰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竝得其義矣昭

三年左傳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數卽聞此說也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莊元年

樾謹按變之爲正當作爲變之正蓋上文曰築之外變之正也故此發問曰築之外爲變之正何也今作變之爲正義不可通矣

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六年

集解曰若衞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

樾謹按下者後也詩下武篇下武維周鄭箋曰下猶後也蓋古人謂前爲上謂後爲下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君亡國不可勝數高注曰上猶前也然則下猶後矣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謂若後齊而至我也范解未甚明了故具說之定

元年傳曰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下亦後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十年

集解曰勝內謂勝在內

樾謹按經書公敗齊師則勝在內自不待言又何必舉以爲說乎且勝在內而曰勝內亦近不辭范氏此解殆未得傳意也勝與甚同義論語衞靈公篇甚於水火皇氏義疏曰甚猶勝也然則勝亦猶甚也勝內也猶曰甚內也隱元年傳曰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彼言甚此言勝文異而義同蓋公以詐勝故書敗以甚之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十年

樾謹按此傳有衍文當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釋蔡侯之獲也傳意謂中國不敗則蔡侯無由見獲故言敗以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敗句涉上文而衍言字則義不可通其言敗句涉上文而衍何也字則辭複矣昭二十三年傳曰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正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六年

集解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其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

樾謹按此傳當從舊解之說疏引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其說最爲明了成十一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集解引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然則此傳與彼文法相同彼謂上下各一見此謂內外各一疑舊解之說正得之矣楊氏乃曲徇范注謂外內諸侯同一疑公又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夫傳文言內外者皆以魯爲內它國爲外豈有總言它國而以遠近分內外者乎足知其說之非矣

失故也二十二年

集解曰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樾謹按以文姜之故而但曰故也不辭甚矣故疑當作放唐石經桓九年傳則是放命也今各本皆作故其誤正與此同矣上文曰肆失也乃釋經文肆字此曰失放也則又自解失字謂失者放縱之也范氏作解時已誤作故乃曲爲之說而文不可通矣

以是爲尸女也 二十三年

集解曰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樾謹按如范解則當云以是爲尸乎女也於文方明不得但曰尸女范解非也爾雅釋詁尸主也又曰尸案也是尸訓主亦訓案郭注曰謂案地其實古無案字襄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是案地之案本亦作采尸訓案即訓采矣二十二年傳曰禮有納采集解曰采擇女之德性也此傳尸女即采女也益公以觀社爲名實則自往擇女故曰以是爲尸女也學者但知尸之訓主不知尸之訓采因失其義矣

既戒鼓而駭眾 二十五年

疏曰既戒鼓駭眾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眾人

樾謹按楊氏以戒鼓爲警戒擊鼓非也戒即擊鼓之名字亦作駴周官大司馬職鼓皆駴鄭注曰疾雷擊鼓曰駴是其義也文選西京賦駴雷鼓七啟駴鐘鳴鼓是凡擊鐘擊鼓皆謂之駴矣說文無駴字古字蓋止作戒周官大僕職曰始崩戒

鼓正與此傳同

大者有顧之辭也二十八年

疏曰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也

樾謹按說文頁部顧還視也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顧旋視也旋視與還視同有顧謂有所還視也葢至冬無禾乃還顧秋之無麥而幷錄之徐邈所說正得其旨楊氏謂顧猶待也則失之矣方無麥之時豈逆知其幷將無禾而待之乎訓顧爲待義不可通傳曰於無禾及無麥也是可知顧之爲還視矣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牢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二十九年

樾謹按勤字范氏無解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然則此勤字亦當與彼同民之所勤卽民之所憂也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皆謂憂其不足也葢勤與勞同義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竝曰勞憂也勤之爲憂猶勞之爲憂也范氏解勤雨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仍以本字讀之此傳無解則亦讀如本字胥失之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三十二年

集解曰齊絜疏曰齊者齊絜之名故記稱齊之爲言齊也是

齊齊意同故范訓爲絜

樾謹按范解非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齊之義爲正以齊終也猶曰以正終也上文曰寢疾居正寢正也若訓齊爲絜則與上義不蒙矣釋文曰齊本亦作齋蓋卽因范說而誤

諱莫如深深則隱

集解曰深謂君弑賊奔隱痛之至也

樾謹按此謂避諱之道莫如深沒其文深沒其文然後其迹隱矣如子般卒書曰若以正終者公子慶父如齊若以使事往者此皆諱之深而隱者也下文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蓋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弑自見而子般卒之下卽書公子慶父如齊則慶父之與於弑亦見既已有見於後又何必以內之大惡而詳箸之哉故莫如深諱之也傳文本明范氏所解未得其指楊疏從而衍之宜更糾繚矣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僖四年

集解曰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

樾謹按得志乎桓公者謂以得志之辭加之乎桓公也蓋召陵乃楚地故特箸之明桓公之得志也然合諸侯以伐楚僅得盟其大夫實不足爲得志故又曰得志者不得志也范氏以得志屬屈完不得志屬桓公失其解矣下文曰以桓公得

志爲僅矣若從范解則桓公此役直謂之不得志已耳又何
識其得志之僅乎

執不言所於地編於晉也 五年

檮謹按執不言所於地六字古本止作不地二字疏引舊解
曰此云不地編於晉也者是其證也又曰或以爲執不言所
於地蓋是別本如此楊氏以爲理亦通耳則其所據本必止
作不地二字也其標起訖當曰不地至晉也今乃曰執不至
晉也非楊氏之舊矣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十九年

集解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
其惡明

檮謹按傳言如加力役焉非伐之之謂也范氏所解由未解
如字之義故耳如當讀爲而古書如而通用不可勝舉上文
歷言梁之湎於酒淫於色以見梁之所以自亡此又云而加
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則又舉其甚者言之也左傳曰梁伯好
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是梁之亡正以民罷於力役
之故淫湎之罪尚其小者也故曰湎不足道也

梁亡出惡正也

集解曰正謂政教

檮謹按正卽政之叚字范氏以政教解之是矣出當讀爲黜
古字通用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黜公者非吾意也何休注
曰黜猶出逐然則此傳叚出爲黜猶彼傳叚黜爲出矣梁亡

黜惡政也謂梁不行善政故黜之也黜亦通作絀禮記王制篇簡不肖以絀惡黜惡政與絀惡義同此惡字乃罪惡之惡下文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則怨惡之惡文同而義異范氏所解未明故具說之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二十四年

集解曰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 二十八年

樾謹按莫敢有者謂莫敢有天下也凡物此失之則彼有之矣天下不然天子雖失之諸侯莫敢有之也故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何解謂鄭不敢有之以爲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 二十八年

樾謹按于字乃以字之誤會以溫言四字爲句蓋溫與河陽本是一地諸侯之會以溫言之會以河陽言之者小之也天子之守以河陽言之者大之也下文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則此文作會以溫言句小諸侯句明矣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文六年

集解曰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本泛言君使臣之道不專主攻伐豈得謂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乎今按仁當讀爲佞說文女部佞篆大徐本作從女仁聲

段氏玉裁曰晉語佞與田韵則仁聲是也佞字本從仁得聲故古或卽以仁爲之尙書金縢篇予仁若考仁卽佞之段字考卽巧之段字予仁若考猶言予佞而巧也說詳尙書此傳三仁字皆當讀爲佞佞使佞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佞者猶言使不肖者佐賢者佐不肖者也趙盾賢夜姑不肖也何氏以本字讀之遂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於義不可通矣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九年

檛謹按其乃是字之誤疏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然則楊氏所據本尙未誤也當據以訂正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 十一年

集解曰佚猶更也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宕

檛謹按范氏所據本疑亦作佚害故訓佚爲更言其更相爲害於中國也其實字當作宕宕與害相似又涉下文瓦石不能害而誤耳佚宕乃雙聲字本作跌踢說文足部踢跌踢也又作洮蕩說文水部洮水所蕩洮也此作佚宕者佚與跌洮竝從失聲宕字說文云從碭省聲則與踢蕩竝從昜得聲故其義通也亦作跌宕文選恨賦跌宕文史李善注引揚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是也佚宕中國言肆行乎中國宕誤作害范氏遂訓佚爲更失其旨矣

一曰就賢也 十八年

集解曰若竝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

樾謹按此傳非明立子之義不得謂年同則就其賢也范解失之矣上文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此云一曰就賢也則又承上文而別爲一說言姪娣之從夫人以其賢而就之也成十年公羊傳何休注曰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是其義也今宣公不使其母頤熊奉養姜氏而使之大歸于齊既違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之情又失就賢之義故傳竝列二說所以深譏之也

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 宣二年

集解曰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明矣

樾謹按傳言救其將而范氏此解無一救字疑傳文救字乃

獲字之誤盡其衆以獲其將謂先盡其衆而後得獲其將也卽所謂先言敗績而後言獲也試連上文讀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若作救字則與上文不相蒙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止是一人而鄭以三軍敵之是謂以三軍敵華元故雖見獲而不病若作盡其衆以救其將則宋衆具在何得謂之以三軍敵華元乎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救字當作獲字無疑今誤作救者因下文范注引鄭君說有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之文故改傳文以合之不知鄭君云特以明先書敗績之故耳非說此句之義也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十一年

集解曰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僨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

樾謹按爲者治也襄三十年左傳不可爲也杜注曰爲猶治也周語是故爲川決之使導韋注曰爲治也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春秋之義以中國治夷狄不以夷狄治中國上文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曰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文楚子入陳傳曰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其義若相反而實則一也蓋陳夏徵舒有可討之罪而楚子非討罪之人故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正弒君之罪而又書楚子入陳以嚴中外之防傳曰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猶曰不使夷狄治中國也范解未得其義

𠂤甲國之事也𠂤作甲非正也成元年

樾謹按此傳文有誤當云作甲國之事而非𠂤之事耳下文曰古者立國家百官言作甲乃國之事而非𠂤之事也𠂤作甲非正也蓋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此言國之可使作甲也又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此言𠂤之不可使作甲也蓋以國中農工皆集而𠂤則四民分處故也若曰𠂤甲國之事則義不可通矣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八年

集解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樾謹按如范解則傳文當曰更見一稱於文方備今但曰見一稱也范解非也國語晉語勃力一心戰國策秦策諸侯不可一韋昭高誘注竝曰一同也昭十年左傳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注曰壹同也壹與一古通用見一稱也猶曰見同稱也蓋不書天王而書天子者見天子與天王同爲王者之稱也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彼言通此言一文異而義不殊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九年

疏曰言其不合爲而爲之也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

樾謹按徐云爲猶葬也乃目言其事耳訓詁家自有此例非訓爲爲葬也當訓爲治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宣十一年傳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爲亦治也說已見前矣既出之妻義與夫絕不當更治其喪故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爲之卽治之也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十二年

樾謹按此十字爲一句道猶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杜注曰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蓋道與通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同道無以存猶通無以存通之言同也蓋謂其上下之同無以自存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注曰通謂陳道之也然則通同之通以道爲之猶陳道之道以通爲之若於道字絕句則失之矣

公不周乎伐鄭也 十七年

集解曰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

樾謹按公不欲伐鄭不可謂之不信乎伐鄭范解非也離騷經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此傳周字亦當訓合言伐鄭之役與公意不合也

及以及與之也 襄三年

樾謹按此當曰及又及句與之也與十年傳曰會又會外之也文法一例蓋此經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凡再言及故曰及又及猶彼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凡再言會故曰會又會也集解曰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疑范氏所據本正作及又及故以再言及釋之疏標及以至之也五字而釋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則其所據本已與今同矣

家有既亡國有既滅 襄六年

集解曰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亡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

樾謹按既固訓盡而此既字則非盡之謂也既亡既滅猶言已亡已滅也家立異姓爲後其家固未亡也而實則已亡矣是謂家有既亡國立異姓爲嗣其國固未滅也而實則已滅矣是謂國有既滅下文曰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正

見繒之既滅而不自知其滅也昭四年九月取繒自繒人言之以爲至是始爲魯所滅耳不知其於襄六年已爲莒所滅矣然則自襄六年至昭四年繒國乃既滅之國也此國有既滅之義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十年

樾謹按傳文本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道句惡上也傳寫奪一道字耳弗以上下之道道者弗以上下之道言也哀四年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正與此傳文同可據以訂正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一年

集解曰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樾謹按凡言之辭者皆釋經意如此上文公至自鄭傳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卽其例也而此傳挈國之辭范乃以爲傳國之辭命失之矣今按說文手部挈縣持也使臣出竟與國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于一人故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襄十八年昭八年傳竝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范氏於襄十八年傳解曰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然則此云挈國者或罪在使臣歟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二十五年

集解曰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

樾謹按此二解皆未明失言之義失言猶失道也詩東門之

池篇可以晤言毛傳曰言道也言爲道說之道亦卽爲道德之道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道德之道與道說之道皆取通達之義無二義也後人歧而二之而古訓遂不可通矣莊元年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以道與言分屬天與人蓋以天不言之故其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不若於言卽不若於道也此傳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猶曰莊公失道淫于崔氏左傳所載東郭姜之事是也范氏兩說皆未得其義禮記禮器篇荀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鄭注曰道猶從也廣雅釋詁曰言從也言之訓從猶道之訓從然則失言之卽失道明矣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集解曰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

樾謹按以門于巢爲攻巢之門此左傳說也公穀則皆不然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也此傳曰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此傳曰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是皆以門于巢爲入巢之門與左傳異范以左傳說此傳失之矣若從范解則吳方攻巢又何以責巢之不飾城請罪乎

一事注乎志十一年

集解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文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

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推尋傳意蓋謂此本二事而以一事書之也蓋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此一事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又一事也若分而書之則蔡侯般已于夏四月爲楚誘殺其子嗣立至是又爲楚執當從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書曰蔡子不當曰蔡世子矣今乃仍書蔡世子是以一事書之見楚子既誘殺其父又執用其子爲暴虐之甚也故曰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廣雅釋詁曰注識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注乎志者謂識之於史策也非謂輒注而志之也注而志之不得曰注乎志矣乃自何邵公讀此傳已不得其義故有反

貶蔡稱世子之疑而鄭君解之謂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則仍未得傳義也蓋由讀者於一事兩字未遑深求故經意傳意胥失之矣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定十年

樾謹按上既云因是以見則下不必又云見之見之疑當作舋舋古得字也頰谷之會正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曰孔子於頰谷之會舋之矣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當作舋誤與此同

嘗置之上帝矣哀元年

集解曰嘗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牲矣

樾謹按荀子大略篇楊注曰置質猶言委質也呂氏春秋執

一篇今日置贊爲臣高注亦曰置猶委也嘗置之上帝矣猶
曰嘗委之上帝矣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
也是其義也范解增字太多未得其旨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十三年
集解曰襲衣冠端元端疏曰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元冠元
端而相襲
樾謹按此當於端字絕句而襲二字合下文其藉于成周五
字爲句傳文本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句而襲
其藉于成周句藉者貢獻也范解曰藉謂貢獻是也襲之言
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於爾門韋注曰襲入也其下云大
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韋氏竝訓爲入
蓋古語如此也襲其藉于成周者入其貢獻于成周也蓋吳
之意欲因魯之禮而請冠端因晉之權而襲其藉於成周范
氏誤於襲字絕句則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不成句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五終

長沙王先謙 寶銓
善化劉 鐸 校